

酆国义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坛风铃



WEN T A N F E N G

L I N G

随笔杂文集

随笔杂文集

郇国义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丁
文壇風鈴
謝集題



1431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袁银昌

文坛风铃

酆国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33,0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ISBN 7-5321-1215-2/I·929 定价：7.50 元

周以同是不长，幽怨幽少苦情。蔡元培言，年即长时，时余前中——肝叶前无重皆来以国正其而，发徐本余前根是美料要释版，封前案制法不登肝叶印。不叶良而前陶及分版国故重出文件，前取版前幕典前版国中。“照前立”，后叶故。怕一故素上幕易古《前前前前》。根素育叶，前如火素，山叶。手一条大前叶几个具前，于天而风叶中日公众版前至前立叶前版前前至士史叶焚火中跟叶要。天版光火，年于“草文”类前案叶回。叶前叶众叶是版，版文在前，余叶前叶。景叶余》本叶前。业工人前叶**序**叶不叶一县五叶，会叶叶叶叶叶叶，叶叶了幕叶叶叶叶叶了叶”，叶叶叶《叶小》叶《叶叶叶其。了叶育集，叶叶叶人素前，叶叶叶叶叶叶人素**柯灵**叶了

中国新文学运动似乎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生命和运行规律，而总得有所依傍，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免不得当梁上君子。为政治服务曾经是金科玉律，现在时移势易，就理应为经济服务了。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自然更合乎经典。商潮澎湃，个人尊严寄生于交换价值，人际关系维系于现金交易，亲情脉脉的纱幕，诗人学者的桂冠，被金钱的威力撕得粉碎。《共产党宣言》指陈的景象，变本加厉，视若当然。下海之声，洋洋盈耳，也就无怪其然了。

但文坛上也自有胼手胝足，埋头耕耘，不问寒温，不计得失者在。

姜德明同志是散文家，也是书痴。写作之余，穷年累月，

向冷摊搜寻旧书，什袭度藏。他苦心物色的，并不是可以倒卖敛财的珍本秘笈，而是五四以来渐趋湮灭的书刊——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化石。旧书刊经不起摩娑翻检，就择要写成书话，“立此存照”。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书灾也重若邱山，秦火以后，代有禁毁。《戏说乾隆》在屏幕上轰动一时，这位电视观众心目中的风流天子，却是个毁书的大杀手。“文革”十年，火光烛天，更造成中外焚书史上空前惨烈的记录。收拾劫余，保存文献，就显得分外迫切。但在崇尚实利的社会，这正是一种不识时务的闲人之业。德明在《余时书话》的《小引》中说到：“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承家人的忍让，我有愧了。其间亦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亏你说得出口，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找谁去！”不禁使人想起《红楼梦》里“一把辛酸泪”的话来。

最近到香港参加海峡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以文会友，耳濡目染，长了许多见识。不少的才人风华，学人襟抱，敬业乐业精神，更令人向往。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小思）女士，是散文家，也是知名香港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我有幸偕几位友好在她的寓楼盘桓半日，得以窥香港知识界生活和工作的一斑。寓楼客厅陈设清雅，一溜的落地长窗，面向维多利亚港的碧海，境界开阔，足以悦目怡情。最使人钦羨的，是工作室四围耸峙的书城，满处堆积的书

山；特别是她惨淡经营的资料室，钩沉辑逸，补缺拾遗，残断的历史碎片集腋成裘，蔚为大观，手制的卡片索引，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俨如一座微型档案馆。小思神体清癯，人淡似菊，却像追日的夸父，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业，无怪有人说她是嫁给了书，嫁给了资料。现在最使她萦心的是谁来接坐她这条冷板凳，但愿她的弟子中不乏乃师这样甘于寂寞的有心人。

我再就近举个例。邨国义(谷泥)同志投身编辑工作有年，现在是《文学报》总编辑，他甘当蜂媒蝶使，穿针引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还时时处处不忘言责，见闻所及，不断月旦是非，评衡清浊，为美德懿行唱赞歌，对浇风漓习施针砭。不作高谈阔论，摈绝豪言壮语，只是切切实实，直抒胸臆，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十年如一日。三者境况悬殊，志趣各异，追求不同，却同样表现出对理想的执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王国维揭橥的为学一境。

《文坛风铃》结集问世，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它能在排山倒海的粉腻脂香、刀光剑影、发财捷径、拍马大全中占一席之地，可算得是一种幸运。这不是什么黄钟大吕之声，料想也不会引起什么轰动效应，却像空谷足音，表现出作者对文学的信念，生活的信念，给赶路人带来喜悦，历史也将不会忘记他的热忱与劳绩。

目 录

目 录

序.....柯 灵

高尔基为何反对上演陀思妥耶夫
斯基作品1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6

“对话”与“潜对话”9

“批评”何以成新闻11

《茶花女》和《卡卡》的命运13

“人民的公意决定一切”15

“畅销书”何其多17

多一点这样的序19

纪实文学何以赢得读者21

别了吧,“超前影评”23

纪实文学的隐患	25
真假“梁晓声”三议	27
七十年太久,只争朝夕	29
从《巴金传》想到朱东润传,想到	32
圣陶老人的最后要求	34
从柯灵的信箱说起	36
“花边新闻”引起的批评与反批评	39
红彤彤、黄灿灿、黑洞洞	42
怕就怕“认真”二字	44
作家与编辑的“关系学”	46
“编辑关系学”之“新论”	48
“价廉、物美,但不耐用”	50
调整税率的联想	53
报道何以“一边倒”	56
想起了《强国梦》	58
读书节、情书大奖赛及其他	60
有感于王蒙写通俗小说	62
五台好戏引起的思索	64
除了钱,还缺什么	66
功德无量的四百五十万元及其他	68
能怪罪“变形金刚”吗	70
盛世危言“麻将热”	72

“文坛怎么了？”	75
“人体大战”可以休矣	77
从巴金错怪郭玲春谈起	79
“文学骗子”何以能得逞	81
从耀邦尝木薯的故事	83
一千封求救信说明什么	85
“艺术家，我们早就盼你来！”	87
“最低要求”的“升格”	89
久违了，铁人、雷锋、白求恩	91
交出了自己的心	93
从程乃珊站柜台卖书想到的	95
面对这样两条新闻	97
也是一曲《爱的奉献》	99
《虎啸》的启示	101
从“百分之六十九”想到的	103
“百岁变法”赞	105
《盘丝洞》怎样吸引中学生	107
“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109
切莫忽视了语言	112
忘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	114
乔羽的感慨	116
不妨先从序跋入手	118
《家书》抵万金	120

银屏之外的评选	122
为见义勇为的英雄立传	124
书市的乐和忧	126
迈入经典大门的一把钥匙	128
王宏甲的“别无选择”	130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132
颁奖会上的“牢骚”	134
何以轰动京华	137
如此独具慧眼	139
从柯灵的两件近事说起	141
话说文怀沙登门访刘日	143
一个老故事的新魅力	146
读《胸怀》的联想	148
多一点这样的美学家	151
不仅仅是陈景润的希望	153
众说纷纭汪国真	156
这位副刊编辑是谁	158
死不甘心的翻译家	160
“高玉宝为什么不吃饼干?”	162
也编一本《编者与作者之间》	165
从“压鸟”说到唱歌	168
街头又卖录像带	170
九百年后新版本	173

目 录

谢晋下一部片子拍什么	175
高不成低不就	178
确立自己的新坐标	180
重在勤 贵在胆识	182
面对赵超老的遗像	185
呼唤力作与力戒浮躁	188
且说文坛前景	191
话说报刊与市场接轨	194
《天若有情》的遭遇	197
颜回后继有人乎	200
欢迎您,“思想者”	203
《新闻透视》的魅力	206
 鲁迅如何评论“谴责小说”	208
世态纷呈的社会写生	215
——《虬龙爪》人物谈	
 后记	224

高尔基为何反对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

高尔基为何反对上演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

一九一三年，正当俄国的革命运动出现新的高涨的时候，在俄国舞台上出现了一股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改编上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描写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腐化生活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又把一部“更富有淫虐狂色彩、更病态的”作品《恶魔》改编成剧本准备上演。而有些剧院也盲目追随，改编了《白痴》等一些作品。这个情况引起了高尔基的关注，他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有识之士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俄国的著名作家，他曾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他先后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著名的长篇小说。

他的整个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的矛盾状况，一方面暴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消极乃至反动的因素。而高尔基所以要反对改编上演他的作品，这是因为高尔基认为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有问题、在社会作用上绝对有害”。

当时正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俄罗斯的上空重新卷起了乌云，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袭来，俄国革命面临新的高涨。时代的风云“要求把智慧和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俄国的一切积极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可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动荡，给俄罗斯民族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正如高尔基所说：“俄国社会人士经历了太多震动人心的悲剧，变得厌倦了，绝望了，冷淡了。我们在对待现实、对待生活问题方面所表现的热度是大大降低了。”人们用宗教和神学填补心灵的空虚，借伏特加酒麻痹自己的灵魂。而酗酒又助长了流氓行径，加剧了生活的卑琐以及对祖国命运的淡漠。当时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不但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并且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内部改组的巨大工作”。可是此时莫斯科舞台上出现的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或是拿小孩喂狗吃的地主；或是打死怀孕妻子的粗野汉子；或是强奸未婚妻又当场叫一群流氓轮奸她的市侩……一个个戏剧形象，不是“革命中的魔鬼”，便是“自己生活中的恶徒”。这样的演出就象是把腐臭的毒药倾泻到世上，进一步毒害着本来已经麻木的灵魂，“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如此恶劣的社会

效果，使高尔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责问说：“难道现在是在欣赏社会的畸形丑恶的时候吗？”他说：“我们的受尽痛苦的国家经历着极度悲惨的时期，虽然又看到了‘情绪的高涨’，可是，这高涨比八年前要有更多、更有力的团结一致思想和力量。”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必须宣扬勇敢，必须有健康的精神，轰轰烈烈的事业”。只有这样，才有助治愈人们心灵的伤痕，有益于革命运动的高涨。

从高尔基反对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高尔基的美学思想。关于“真”和“美”的关系问题，许多资产阶级美学家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没有解决好，常常把“真”与“美”对立起来，如自然主义强调“真”而脱离“美”，而“为艺术而艺术”者追求“美”而背离“真”。高尔基主张“美”和“真”的统一，他认为艺术家要“创造润饰人的真”，即艺术既要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又要给人以美的积极影响。他说，“把苦闷的痉挛照相出来，也许对医药学有益，但是这样的事对艺术没有关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舞台上被光秃秃地删节干净以后，“就会彻头彻尾地变成一种神经质的痉挛”。这在美学上无疑是有问题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在反对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表现了一个作家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高尔基抗议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搬上舞台的呼吁，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反应。不少人写文章攻击高尔基，还有人散布“高尔基创立检查制度”的污言秽

语。面对这种围攻，高尔基毫无畏惧，他写文章驳斥种种谬论。他说：“我并不是为自己辩护——我只是指出，社会有权利对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艺术家的说教提出抗议——社会有这个权利”，表现了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后来，又有一位文学家散布流言蜚语，说高尔基要是当了部长，就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付之一炬。对此，高尔基严正地回答说：“我不想当部长，可是我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安慰一下这位焦急不安的作家：倘若我当上部长，我也不会焚书。”当时这个作家还大声疾呼地昭告于世人，说他是极度爱好自由的。高尔基责问道：“您想从什么东西里面解放出来呢？岂不是要从人和公民的全部责任里面解放出来吗？”可见，高尔基一方面坚决反对焚书，反对扼杀作家的创作自由，同时又强调作家作为一个人和公民所负的全部责任，提醒作家不要忘记自己庄严的职责。

高尔基反对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事，距今已有六十多年，而且俄国当时的形势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但高尔基注重文艺的社会效果的思想，主张“真”与“美”统一的美学观点和他所表现出的作家的强烈责任感，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还是有一定启发的。

附录：《文汇报》1980年4月6日第一版的有关报道——

看高尔基怎样对待文艺作品的效果

新华社转发本报一篇文章时发表编者按

本报讯 新华社四月五日播发《文汇报》四月一日发表的《高尔基为何反对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加了编者按，全文如下：

在我们讨论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时，《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伟大事业在蓬勃发展，这同高尔基当时所处的沙皇俄国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今天再看看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是怎样严肃对待文艺作品的效果，还是有益处的。

——彭琳关于电影——摘自2004年0801《文艺风铃》：聚钢

票房产品与文艺作品孰轻孰重

——摘自《文艺风铃》——摘自2004年0801《文艺风铃》：聚钢

摘自2004年0801《文艺风铃》——摘自2004年0801《文艺风铃》：聚钢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摘自《文艺风铃》——摘自2004年0801《文艺风铃》：聚钢

最近有署名“成谷”的文章提出票房价值不等于艺术价值，反对迎合低级趣味片面追求票房价值，强调要努力提高艺术质量。这个意见无疑是不错的。但是，仔细想想，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

票房价值不等于艺术价值这个道理，想来文艺单位的极大多数领导和群众是明白的，而且作为艺术作品的生产者，他们又何以不想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至今为止仍有相当一部分演出单位仍在追求那个票房价值呢？众所周知，票房价值就是经济收益，票房价值高，经济收入就多，剧团、剧场的开支、奖金就有保障；而艺术价值不等于经济价值，艺术价值再高也不等于就有良好的经济收入，而且艺术价值的提高往往需要花出大量的劳动才能获得，多劳不能多得，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眼下多少人谁